

闲话

春节是一味亘古的乡愁

□ 葛亚夫

时节落幕，落叶归根。草木如此，人也是。春节就是时光的回车键，让每个人都“更向山头望故乡”。

从立春到大寒，光阴有来路和归程。于我，父母是来路，年是归程。人活一世，就是一次次来和去，直到无以来、无从去。所以，年既是一个佳节，也是一段路程。就像父母，不止是一个人，还是一种称呼、一个身份、一段身世。

父母经营的年，我是那缕东风。人生如寄，哪怕亲生亲养的，也要借。

我到家，年才到家。活着活着，我就成了客人，年成了客身。上世纪90时代的老屋，住着更老的父母。村庄里，屋是家的载体，有自己的纪年法。高楼是年轻人的，它也年轻。齐脊屋是老人的，它也老迈。最老的泥坯房，住着最老的人。

母亲的话，琐碎，充满逆溅的碎片，我已很难听懂。人物，事件，环境，时间……我都已衔接不上。父亲话稀，开门见山——小爷“走”了。小爷是村庄最老的人，他“走”了，跟着是父母这辈人，接着我这辈人……时间触目惊心。

拜年按长幼，不分尊卑。最老的人住在家里，要赶在太阳出来前，挨个去拜访。大伯腿脚不便，没到。二伯身体不适，没到。上坟的队伍，越来越短。走不动的老人，都把家搬进了冢。若从冢往家数，人也没有少，队伍也没有短。

大伯、二伯眼神不好使，只认识老旧的物事，认不出我。一张老照片，坐着他的兄弟姐妹。他怎么也数不够人数。那些老去多年的人，他仍不舍得漏掉。

世相

陪读治“假期病”

□ 夏飞雄

近几天，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放下书包，正式迎来寒假。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儿子对网游有着深深的痴迷，因此，每年寒假就成了我和妻子最为头疼的时候。

因我俩都是上班族，白天里，对孩子的行为没有管控能力。妻子心生一计，拿出期末试卷，指着卷子上面醒目的红叉，以学习提升的名义，准备给孩子报几门培优班。孩子天性贪玩，但并非无心向学，骨子里的自尊让他选择乖乖“被俘”。孩子收拾好书包，一脸委屈地离开家门。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和妻子默默击了个掌。

首战告捷，我和妻的士气陡然上涨。仅仅过了一天，意料之外的剧情就出现了。那天，我下班回到家，闲着无聊，便在手机上浏览网页，妻子做完饭后也在不停地刷抖音。儿子放学回到家，饭后拿起电话手表准备邀约同学打网游。我不悦：“玩游戏容易成瘾，你可不要上瘾啊！”

“爸，我放假了总该放松一下吧？你看你和妈妈，累了不也常常玩手机么？”孩子一脸不服。

我一时无语，只能任由他继续玩手游了。他拿出平板电脑，登录页面后，认真地玩起了一款手游。按照游戏规则，他不断地在线上组织多人连线，一起对抗敌人，一局下来少说20分钟，多则半个多小时。在我的屡次提醒下，他好不容易把闹钟设定为半小时。然而时间到了，他依然打得不亦乐乎，并且对我解释：“爸爸，别着急，还有两分钟就结束啦！”说完，他依然没有放下手机的迹象。

看着孩子的心灵世界被手游“攻陷”，我和妻忧心忡忡。我们上网查阅了相关资料，很多教育专家认为，孩子热衷

初二，给外公外婆拜年——上坟。二舅家的门开着，没人。二舅在鸽屋，抱着肩，悠着悠着睡了。鸽子咕咕围着他，啄他手里的玉米。这间屋是大舅的，大舅老后，他喂鸽子，养往事。长兄如父，大舅“走”了，他就是长兄了。

外公外婆“走”得早，大舅的身份和身世都变了，一个人扮演了爹、妈两个角色。大舅鳏寡一生，最后陪他的是鸽子。二舅也活到大舅的年龄，活到大舅的身份。儿女离巢了，只有过年时，回来住几天，他才从大舅的身世里活回来。

我擦拭大舅的遗像。大舅照外公的样子老了，二舅照大舅的样子老着……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哪怕回到父母身边，回到年，过去仍过不去。回去的只是儿女的称呼和身份。攒了一年的事，都赶着年一块办。“日行千里，夜行八百。”这时也指行礼。每天早出晚归，回时多是醉人，不省人事，不省父母。

信号闭塞，有一问没一答。说者，言语明明灭灭。听者，应声断断续续。年外，隔着千里。年时，隔着手机。老人顾自絮叨，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古老的形式。对于儿女，年是换个地方玩手机。他们能看着儿女玩，就满足了。

我把手机设置静音。循着父母的话，溯洄从之，努力游进他们的生活。

年是时光的词根，加上父母的形旁，是家园；加上儿女的声旁，是团圆；加上望眼的意旁，是乡愁……春节是一味乡愁，我在这头，你也在这头；我在别处，你也在别处。

于网游的背后，也许正是内心孤独的表现。作为家长，多一点时间陪伴便可以帮助他战胜孤独，因为对于孩子来说，父母的陪伴就是最好的爱。

一番商量之后，对于治疗孩子的“假期病”，我俩大致有了一套方案。当晚，我们制订了“假期阅读计划”。妻子先是在QQ上请教孩子老师，然后购买了大量相关书籍。书籍购回后，每当晚饭过后，大人便自觉放下手机，装入柜中。我和孩子在书房读，妻子在卧室读，雷打不动，每晚坚持。有时，全家分时段阅读同一本书，读完谈谈惊险的故事情节，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偶尔，我们还会尝试分角色朗读，锻炼孩子的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因为家里有读书时光，家庭关系更加温馨和谐了，孩子也不念叨网游了。

书籍是我们家庭的良师益友，与孩子一起阅读，成为我家行之有效的育儿经。面对孩子的网络成瘾，亲子时间的投入和心无旁骛的关注，就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地理

洱海生态廊道之美

□ 罗会军

一个周末，我在几位朋友的邀约之下，早起去走脑海中刷屏无数的洱海生态廊道。从下关一直走到大理，真是一路风景一路歌。从此，周末我便喜欢去走廊道，有时从洱滨村走进去四五公里返回，有时去西洱河边从美登大桥下面的海边健康步道到小树林处再返回。走洱海生态廊道一路感受洱海美景之时，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拼搏野鸭。走在海边生态廊道，一群野鸭首先映入了我的眼帘，大概有五六十只吧，它们沿着洱海波浪“袭”来的方向游过去，不时潜入海里觅食，然后又好像在做一场战斗游戏，相互嬉戏，不断沿着洱海波浪前进，因为它们知道不沿着海浪拼搏走出一片新天地，就只能被海浪推到海边，只会进入死胡同，那里没有食物，而且是绝境。

待阅海鸥。远处上百只海鸥在海边嬉笑的大人孩子旁边清脆的“欧，欧……”叫声传进了我的耳朵里。走近一看，是这几个大人小孩抛撒食物给海鸥，一群群海鸥好像是一个个等待检阅的方队，它们要争先恐后向人们汇报跨越千山万水，不远千里回到洁净的洱海的感受。海鸥随食而飞舞，一群接着一群的起飞，伴随着欢快的

叫声，飞向空中的食物，啄食后又飞回到海里，等待新一轮“检阅”。

风中柳条。随着海浪吹向海堤的海风，像一把梳子，梳理着柳条，那柳条随着海风一次又一次的将修长身子摆向步道上又回到原来的姿势，仿佛海风要把婀娜多姿的少女强行带去远方，然而少女却钟情于洱海的美，她的心已托付给了洱海的伟岸……在这样持续的情感所属拉锯战中，柳条上不断长出了新芽，于是海风明白了洱海的美，让柳树的根就像钉子一样钉在了海堤，柳条与洱海永远厮守。

悠然行人。清晨走在洱海生态廊道上，不时与人擦肩而过，也不时有人超过你，有时你又超过了别人。有独步快走的、有三五成群吹牛散步的、有专程来跑步锻炼的、有在海边一展歌喉的、有摄影创作的……看着不断从自己眼前闪过的一一个个表情，能感受到人们都在享受着一种快乐，一份希望，这快乐和希望无疑是洱海生态廊道这样有特色的景色所赐予的，让人流连忘返。

沿着蜿蜒的洱海生态廊道掠过眼前的一幅幅画面，让人们感受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美丽画卷在洱海边已徐徐展开。

万物

给每种花取个美丽名字

□ 王国梁

花这个世界很醒目的点缀，无论看到哪里风景，花都是不会被忽视的。

有段时间，我苦于叫不出花的名字来。满眼美丽的花朵，在风中摇曳出万种风情，仿佛想与我对话。可是，我却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那种感觉有点让人着急，仿佛是遇上了熟人跟你打招呼，你却想不起人家的名字。我呆呆地与花儿对视，却无法开口。

后来，我特意去植物园看花。植物园的花草，旁边都竖有一个牌子，上面不仅有花草的名字，还有花的产地、花期之类的介绍。观赏到一种花，我会刻意去看一下它的名字，就像要记住一位初识朋友的名字一样。

我发现，花草的名字与它们的外形气质都特别相符。有时候很佩服给花草起名字的人，这些人一定是把花当成了知音，不仅熟悉它们的形与貌，还了解它们的脾性内涵。比如薰衣草，看那些紫色成串的花束，密密匝匝开出一片，芬芳悄然散播，人路过的时候要“弄花香满衣”，难怪叫薰衣草呢！再比如郁金香，这种花典雅大方，花朵艳丽，花香馥郁，而郁金香这个名字有高贵的色彩，正好与花相配。还有什么迎春花、白玉兰、蝴蝶兰、虞美人、康乃馨之类的，都是名副其实。单单这一点，人就比不上。有的人空有个好名字，却名不副实，人品修为等各方面都配不上他的名字。

这个世界上的花何其多也，即使专门研究花草的人，也未必能叫出很多种花的名字。我们一般人面对纷繁多样的花草名字，更是很难分辨。仔细想想，我能辨识的花大概只有几十种吧，而成千上万种花的名字是我不知道的。

我的一位朋友是个有趣的人，她说从来不刻意记花的名字，看到喜欢

的花，就即兴为它取个名字。这种做法比较诗意啊，让我想起海子的诗句：“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朋友说，她追求的就是这种境界，率性自由，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她看到一种小花，不是很惹眼，但有玲珑的气质，花瓣像蝴蝶的翅膀一样，于是便为花命名：玉蝴蝶。这个名字的含义，只有她自己能完全领会。她还把大家都熟悉的月季叫做“长相守”，因为月季花期长，能长久陪伴人们。她会给每种花都取个美丽的名字，这个名字更侧重花的内涵以及与花有关的故事，更像是花的花语，也就是这种花的象征意义。

有一次，我看到一种不知名的野花，忽然想到要效仿朋友的做法。这种花小小的，星星点点，开得却明艳，散落在山坡上，一片灿烂，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星光灿烂”。我对自己的“创意”很满意，后来有朋友说，你说的不是满天星吧？看到满天星花朵的图片后，我发现还真不是。但有什么要紧的，花名与人一样，不过是个符号罢了。但这个符号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随兴为花取个美丽的名字。

我想起《诗经》里的句子：“有女同车，颜如舜华。”舜华指的是木槿花。想想古老的年代，人们为花取名，是不是也是灵机一动得出的？即兴而做，妙手偶得，有些花名因为口口相传而延续下来。花叫什么名字不要紧，重要的是花里面有很多种人的情感，有很多人的故事。

清代的李渔可谓一位生活家，他说，若能有一段闲情，一双慧眼，则过目之物尽是画图，入耳之声都是诗料。是的，用一双慧眼看花，每种花都会有一个美丽的名字。

春城晚报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